

河南实施“六严禁” 坚决制止 耕地“非农化”

新华社郑州12月2日电 (记者 韩朝阳) 河南近日下发《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要求实施“六严禁”，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守牢耕地保护红线，扛稳粮食安全重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知规定，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严禁违法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严禁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地。

通知明确，从严从实、持续

推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清查整治工作，对新增违法行为“零容忍”。新建养殖设施原则上不得使用永久基本农田，对选址确实难以避让的，必须严格控制项目用地面积的30%以内，最多不超过30亩。各地不得通过擅自调整县乡国土空间规划规避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审批。禁止以城乡绿化建设等名义违法违规占用耕地。

此外，通知对严格补充耕地审查、遏制耕地弃耕撂荒、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等提出具体要求。



印尼东爪哇塞梅鲁火山喷发

12月2日，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卢马姜地区，一名面戴口罩的当地居民站在仍有余温的火山灰上。

12月1日，位于印尼东爪哇的塞梅鲁火山喷发，随之而来的火山灰将火山附近卢马姜地区的多个村庄覆盖，当地部分居民撤离。

新华社发

(接上期)

这天，我是2014年10月15日，我追随着河南拾棉工跨越万里的脚步，沿着这群勤劳候鸟不断扇动的翅膀。透过飞机小小的窗口，白云挤在窗外看我，成群结队地扑来。不常在天上飞的我，可不愿错过与这仙儿们对视的机会。我在地上的时候，它在天上，想看它时，头仰得似乎要掉帽子。此时，我没生翅膀，却在天上飞着了。我把脸热热地贴在窗子上，吧嗒着眼皮可劲儿地去看云。谁知它们怕生似的倏地不见了，窗前又空空荡荡。一抬眼，云在远处洁白地站着，站成一座座耀眼的冰山，还有冰柱、冰树、冰楼，是那种沉重的站立。没想到，云在天上也会沉重。我想：云心里坠着雨雪的心事，还收藏了更多人间的眼泪。

山在我脚下绵延，它们在地上长得很高，现在它们矮得够不到我。山灰突突的，在地上挤挤挨挨，看不见丁点儿缝隙。在能够着云彩的天上，怎么也不会想到，山缝里竟藏着很多的大城市、小村庄和人。我在天上看不到地上的人，只有太阳光在大楼玻璃细碎的反光。但只是一瞬，便消失不见。飞到天山山脉时，我知道这就是新疆了，我可劲儿地朝下看，渴望能看到大片的棉花地，还有我要找寻的大群拾棉工。可是，地面仍是群山连连，没有缝隙。

几天后，我在北疆棉田，找见拾棉花的姐妹，就把在天上搜寻她们的事说了。她

们竟然埋怨起我来：“唉，老乡啊，这恁大的地，恁多的人，你咋就没看见哩？”

瞭一眼我瓶底厚的眼镜片，似乎明白了：“噢，你这眼睛不得劲儿。”

还说我在天上。快晚上八点了，天还没有全黑，西边半拉天空亮堂堂的，丝丝云彩红黄橘蓝，瑰丽奇谲。想起在河南家里，这个时节下午六点钟就黑糊了。其实不奇怪，新疆和内地有时差，太阳晚起床俩小时，它就得晚睡俩小时，我在天上多享受这俩小时的光明，觉得今天很合算。

这时，空姐甜润的声音从广播响起：“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已飞至乌鲁木齐上空，还有十分钟就要降落……”

机上的乘客开始挪动身子，咳嗽，说话，伸懒腰。我把敞开的书页合好，装进斜跨的小包。空姐温柔地提示说：“飞机降落时有轻微地颠簸，请大家系好安全带，不要随意走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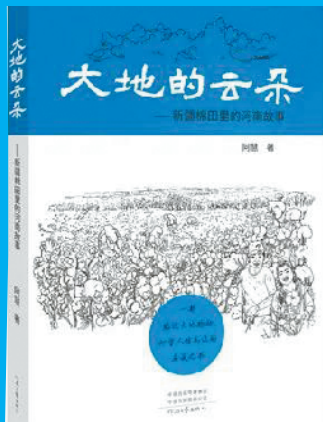
哪知她话音刚落，机身突然剧烈地抖动，像高烧的病人打摆子，又像大客车碾过石头滩，发出很重的隆隆声。我的头皮一紧，脊背一麻，全身的肌肉也随之绷紧，身体不由得擎得直直的。乘客们突然间安静了，这时机身猛一下沉了，头上的机舱板，身下的座椅咔嚓咔嚓直响，机身呼地往下坠，座椅往下突然一坠落，人好像悬空了。我的脑袋嗡一下懵了，心脏好似气球般飞起

长篇纪实文学连载

大地的云朵

——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

□阿慧



来，口腔里冲出一股难闻的土腥味。

俗话说：出门三分灾。我在出门前多想了一些事，就把工资本、银行卡拿了出来，虽然上面余额仍让人羞涩，但我还是唤来正在用手机恋爱的女儿，喊来沉迷在电脑游戏里的儿子，很小心地把密码透露给了他们，亲娘似的贴心嘱咐（后来想想，我确实是他们嫡亲的亲娘）：“万不得已，别把密码告诉你们的爸爸。”而后深情地挨个儿拍拍他们的肩，孩子们拿着本和卡，各自一头雾水地走了。我坐在床边继续想，孩子他爸也的确是他们嫡亲的亲爹，就站起来，趿拉着鞋，伏在正在做饭的丈夫耳边，很用心地把银行密码重复了一遍。

他脸一冷，洗菜的水飞溅我一脸。他说：“胡闹！别去了！退票！”

吃饭了，他也不喊我。但是，第二天早上，他还是把我送到了开往机场的客车上，只是，从始至终没说一句话。

我紧紧地抓住前头的椅背，见身边的男女老幼惊恐万状。

几乎所有人都“啊”了一声，年轻女人的“啊”声，还要高而长一些，我是女人，但我没听见自己的叫声。

我惊异着自己的淡定，事后想想，是因为我相信，生与死都是定然。

飞机归于平稳了，所有人的身体和心脏都归了位。机舱内一时乱哄哄的，大家都在谈刚才的一瞬，高空

集体下降，区别与工作时的集体升职，这有些意思，只是飞机很快就稳稳落地了，地面上的灯火，闪亮着扑来。

双脚落了地，身体被地球磁力稳稳地吸引。看他们松弛的表情，活像没有人去想刚才突降的原因，每个人的脸上，都看不出发生过什么，毕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地窝堡机场大厅亮如白昼，地板砖光洁如水，我推着行李箱滑行，犹如飘在水面。落地的旅客纷纷开机，接电话和打电话的人，那语调都让我有种陌生中的新奇感。他们有的说普通话，有的相当于普通话，更多的是，无法听懂的不普通的普通话。我新奇而无知的表情，就像一个没出过远门的孩子，虽然我早不是孩子了，但我得承认，我的确是第一次出那么远的远门，而且还是独自一个人。这让我心中升起小小的骄傲，别人也许会鄙视我的故作天真和孤陋寡闻，但我不会。

我真心想多听几耳朵他们的谈话，就低头猫腰一路追着他们的手机走。这时，才想起“落地请开机”。急需给昌吉州文联李主席，《回族文学》买主编打个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了，李主席的声音依旧亲切而儒雅，他说：“欢迎你阿慧，买社长已去机场接了，我在饭店给你接风。”暖暖的都是春风，这暖暖的关注，足够我这个中原普通作者感激一生。（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